23

V
J550.8
L61

南華眞經義纂卷之十

李栻纂褚伯秀義海夫得之通義

雜篇

說劒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
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

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
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
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
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
曙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

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

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朱氏曰此章始終敘事而議論在其中讀之可見君人者好尚雖微而風聲奔走未必有封侯之賞能使殊死者相枕於前而後至者不反上下相矜未嘗不曰予智也智乎愚乎不待超世忘形之智而後知者而顧目心焉世道若此謂之何哉趙王聞竟起敬起信非外飾也卒得謚文有以哉示虛開利後發先至人皆信其爲劒術之眞訣而不知爲匡救之良法立言者善藏用乎此稱王居曰殿非戰國時之名也餘義皆明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王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

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

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碌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

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褚氏曰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以爲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蓋孔子爲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眞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

靳過分則忌之眞者在已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眞則中無所主碌碌而受變於俗也宜矣及强哭强怒二喻甚精當事親則慈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顧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有爲者聞無爲之益不得不宗焉刺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況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疑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所謂眞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子余讀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之實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

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若悞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朱氏曰五饕先饋敬而不待汝也列子自反存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服人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鬻饕之人利薄權輕而猶以饕表敬適齊見君不為其所任用乎任用必責效則彼之身勞知盡者我得代之其鑿患也為何如汝處已言汝若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愛護而從汝矣感豫出異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同於常人耳外既不常內必搖其性人方以為豫又焉能知我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弟子又莫汝若言且必偏蔽是皆戕性之毒藥迷而不悟又何能相誰何而辨其是非也此是莊子述舊聞者非他人所擬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

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褚氏曰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為儒翟之為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已能為儒又能使弟為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禁之以理而偏助翟為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已冢上其精靈已化為楸栢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其性

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為異物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為堅眞之木然則養生之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眞性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為楸栢語之似怪按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能化物矣夫人以已為有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為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為別章遂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皆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道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為

後世不安大理而很
愎自戕者之戒云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太寧

褚氏曰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大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敎誨人未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諛聞而矜衒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者龍諸解多貶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嘉響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巧則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

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以爲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必無者强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情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敝精神是亦自兵也何墮乎志存兼濟以尊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人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太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太寧即真性之未動此心之萌物感而應所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褚氏曰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侈一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蹇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

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褚氏曰哀公欲以仲尼爲佐覬其國政有瘳是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於顏闔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徐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閱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於汝與汝能自顧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僞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爲猶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僞之宵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渠作如此解再考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眞人體純素而無爲何內外刑之能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儇）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釪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恊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毗（匹尔反）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於丈反）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褚氏曰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其變其險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爲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而形見焉鑑貌察

辭亦可得其六七但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為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顙愿至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雜之處試其所守之蘊以九徵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安可逃於衡鑒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闔問答曼衍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以達為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矯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肖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為德而有心則分別生而意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內不靜矣

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害心故為賊之大內視謂付度其所欲為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成敗德之原不戒乎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為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訾毀之根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弗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轉凶為吉在人力行何如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為難故不周而招責達生者傀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

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鏊粉矣

褚氏曰緯蕭作韋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泅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足爲奇而驪龍之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瞰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

軀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屬齋說爲當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褚氏曰犧牛之喻與龜曳尾塗中義同不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褚氏曰南華沖虛二眞人應期弘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循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環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邪愚嘗致思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眞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已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畧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迹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心編末猶以禦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爲郭氏刪易也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爭憤死化爲揪柏遁自然而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屠龍甘砥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砥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禎榦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淵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耳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乃本經之後序序其祖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皆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修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生同毀古之禮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喪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音奇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

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音而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黨誤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

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椎柏輐五管胡亂二反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
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誤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
性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
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
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
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
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

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
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五管反斷其所
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
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
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
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
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

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巳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巳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巳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巳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羊誤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之人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

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朱氏曰此篇雖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余直以爲南華經之後序出於學莊之學者非莊子作也開口曰方術曰有爲正是斷案謂其非堯舜孔孟之道所尚者無爲也其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古之所謂道術者至謂之君子言道之在人有此階級立標準也以仁爲恩至養民之理言就人事中修道也古之人至無乎不在言至人合天者其明而在至稱而道之指儒者之效跡也故曰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亦有不足者天下大亂至爲天下裂言百家衆技之亂人性也此下至第七節條理分明曰二至八皆稱道術開風第七獨無此語闕其爲非道術而古無此風也先關尹而次老聃從前至此歸宿於老聃從偏而全也次莊周學有所承也初言聖王原於神明之一不離於宗及論老子則曰主之以太一論莊子則曰其於宗也稠適而上達明其爲內聖外王之道他皆非一離宗矣信其爲序者從前序來見諸子皆非大道之全惟此籍則繼老子

立言垂訓與惠施之徒不同亦非墨翟諸子所可
並欲學者知所辨也郭子玄謂其書雖不經而爲
百家之冠蓋取諸此術言方一偏也術言道無方
也昭然在史籍儒紳百家者皆道德不一莫非裂
道之因也察古人之全言一曲者用心侮智窺測
神聖之全體不能冥會是以鮮能備美稱容也非
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作此書欲天下
之人生不歌而非樂死無殯殮之服而節用不近
人情去王道遠也以別宥爲始言其惜以在宥爲
心故凡遇物有過必別尋一路可宥之方或不得
已而不宥非初心也語者心之容也故曰心之行
合驩以下言身之行我必得活圖傲乎救世之士
言自苦者非欲久生之故亦以警夫托名救世而
自利之人耳無主無固必也泠汰於物清泠潔淨
無物可撓之謂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言
若求知其不知以良知爲薄故外來者得以蔽其
明是以欲言不言欲行不行於事無所任而笑人
之非也惡可而言無是非之可言斷斷如小魚之

斷死人之喻也謂其不知道又曰槩乎有聞執已
見不知道之無方體不以能加人不以智累已其
槩聞者如此而已知白守辱遺黑與榮互言也博
大眞人其與明詩書傳歷數道故典者何如也莫
足以歸無物可著也不倘非適然也本者宗之根
宗者本之幹雖然以下言其書應天地之化超於
物表而出之不窮源源之來不煩剥換深遠無窮
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惠施之多方先斷其
舛駁不中不必釋矣鬳齋之解十得六七今參互
而釋之明其妄也其所著書雖五車之多歷攷其
所談事物之意不過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以見同
中之異異中之同耳無厚薄也積則厚矣千里之
大無厚之積也天氣下降則亦卑矣澤氣通於山
則山澤平矣睨側視也日方中側而視之則非中
矣萬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萬物之大
不出小者小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
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
獨言南者天傾西北而海之居南者遠於三方也

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環各自圓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越之人但知有燕越則其國中亦爲天地之中也大觀獨高也相與樂之者其說浸廣也毛之在卵雞未可見其性已具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爲三矣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羊胎卵之名因於人立變而更之亦無不可蝦蟆楚人謂之丁子其始也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空谷專聲非山有口乎行纔着地則不可轉足不蹍地乎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合止知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方規圓柄鑿之論皆指其情不定於體也鳥飛影隨鳥動影不動矣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物也名既可更則黃馬驪牛羊白狗黑物與色皆無定名也名也名

以孤駒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惠子者推廣其說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强辨而不已此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者特其聽明說多異於人此其徒能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不和不適也盡其一人之身尤不甚害乃以爲最貴之道傳之於人其日微也宜矣在惠子且不能自安況厭服於衆情乎此惠子遂而不反其才可惜也駘放也聲響形影不知本之畜也

南華眞經義纂卷之十終